

流逝的歲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



1969—1999

渝中区政协
文史资料

重庆渝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1

流 逝 的 岁 月

(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

第十一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八月

《流 逝 的 岁 月》

(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十一集)

责任编辑: 孙 俊 达应建 文宏浩

校 对: 张凤林 何 莉 钟永玲 雷永佑

郎振言 达应建 孙 俊 文洪浩

技术设计: 钟永玲

封面、图片设计: 钟 强

印 刷: 重庆印制第四厂

渝内刊字 28894 号

字数: 25万 印数: 1500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999年8月印刷

《流 逝 的 岁 月》

(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十一集)

编 辑 委 员 会

编委会主 任：李润章

编委会副主任：刘成金 荣儒璧 廖星玉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田其泰	刘元邦	朱元树	冯仁峰
陈兴礼	陈孔铨	何 莉	李才华
周福铀	钟永玲	郭同耀	张国钧
张凤林	张万椿	符宗明	曾君岳
黎明德			

主 编：钟永玲

副 主 编：何 莉 张凤林
 郎振言 雷永佑

编 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文宏浩	达应建	孙 俊	吴光夏
杨 更	胡昌健	张终年	顾卓娅
廖楣彩	廖泰萍	宋志成	罗忠祥

青春为历史作证（代序）

钟永玲

当编完《流逝的岁月》这部近30万字书稿的最后一篇文章时，虽然我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却又深感心情万分沉重。回味书中所收入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份资料，每一帧照片，无不令人思绪万千，心潮翻滚，难以平静！可以说，在我所涉猎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籍中，很少有一部书能如此发人深省，震撼人心。

《流逝的岁月》是一部文史资料类书籍，但读来之所以如此动人心魄、感人至深，源于它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是以一代人的青春在为历史作证：源于书中的作者都是以他们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感遇，在述而不评的悄然中，客观地再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情景。《流逝的岁月》没有知青文学作品式样的自伤、自恋、自命、自怜的情殇，没有傲世独立、青春永驻、英雄无悔的豪壮，没有描绘、渲染的历史虚构，而是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翔实的历史资料，真实感人的鲜活事例和90年代的理性思考，去展现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让人们自己从中去领悟，去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流逝的岁月》还有别于其它知青史书类书籍，它既非编年体，也非记传体，或记事本末体，而是以一个地区，从不同的层面，用无可争辩的史实和以大量当事人的切身经历，去生动地再现3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旷古空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段历史，距今已经30年了。由于时间距离的久远和历史氛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它仿佛已经如同一道落满尘埃的历史折皱，被搁置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但是，从“存史资治”的角度来看，对于那场曾经牵动过亿万人心，涉及一代人青

春，在中国当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社会运动，人们没有理由任其尘封。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来讲，要让他们彻底地遗忘那场以青春的付出为代价、令人刻骨铭心的运动更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应忘却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经历了不少挫折，走过了不少弯路的民族来说，时时聆听历史的回响，从中吸取教训，获得启迪，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30年前，当气质浪漫的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构思了称之为“再教育”的革命创举，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全国迅速展开。《流逝的岁月》所收入的1968年12月22日的新华社的一篇电讯稿，向人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情景：

新华社北京二十二日电，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毛主席这一光辉的最新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运动，胜利进行斗、批、改的全国亿万军民……。昨夜，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及传达这一指示的《人民日报》重要编者按和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人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后，全国的城镇、农村、牧区和海岛，到处一片欢腾。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宝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唱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大批年青人怀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笃定政治信念，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浪漫情怀，以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光荣梦想，星星点点地散落到了广袤的乡村。仅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这样一个当时总人口不足50万人的城区，从1969年到1977年间，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人数就多达8万2千6百56人。另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至1978年结束，在全国有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农场、赴边疆、进草原……。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在当时是最时髦的语言。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表决心的动员会上，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乏豪言壮语，但就其内心深处而论，却并非全然如此。尤其是当他们真要告别家乡，告别亲人，奔赴农村之际，虽然其中的确不乏义无反顾、壮怀激烈者，然而就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而论，却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迫于形势的无奈。《流逝的岁月》一书中所收入的一首名为《扬帆远航》的知青歌，从一个侧面真实地揭示了当时这一部分知识青年的心景：“坐上大统仓（注：轮船散仓，即最次的仓位），含着眼泪离家乡，儿要把农民当，告别亲人爹和娘，心酸的眼泪湿衣裳。船儿呀，你慢些走，让儿好好看看爹和娘。汽笛响，岸上的人儿把手招，眼泪湿衣裳。告别亲人爹和娘，船儿行好远，眼泪流好长。船儿呀，慢些走，让儿回头看看故乡，看看故乡。”在《流逝的岁月》一书中所收入的漆福昌所写的《码头上那一片喧闹声》中，更让人看到了当时撕心裂肺的历史一幕：69年6月23日凌晨，朝天门码头聚集着黑压压一片人群，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到涪陵地区酉、秀、黔、彭的首批知识青年都在朝天门码头同一天登船。“一声汽笛，震撼夜空，知青们开始上船，霎时，朝天门码头一阵躁动，喊爹呼娘，哭天喊地，呼儿唤女，呼天抢地，喧闹声惊天动地。长江三岸夜寝的人们也被那揪心的码头喧闹声惊动而不能入眠”。在书中所收入的其他作者所写

的文章中，同样也说明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作为历史的真实，决非如同当时有的文章所描写的那样，充满了史诗般的豪壮与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更多的是悲壮与悲凉。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在当时，几乎是每一个人反复诵读的主题词。但当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之后，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对“广阔天地”的美好憧憬与贫穷落后的农村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反差，才真正体会到了他们所接受的“再教育”，远远脱离了那些所预订的冠冕堂皇的美好辞藻。在农村中，草垛子的气味、冰冷的水田、凄清的冷月、黎明时分的鸡鸣、犬吠，与知识青年如影相随；古老的碾盘、木制的水车、锄头、镰刀、斗笠、蓑衣，与知识青年相与为伴；木制的工分牌、烟熏火燎的灶堂、水缸、米缸与那“巴掌大”的自留地，成了知识青年的一道生命线。对知识青年施以“再教育”的贫下中农，虽然有勤劳、纯朴、善良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身上同样也还存在着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自私、愚昧、狭隘、保守的历史局限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对农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然而，随着年轮的更替，岁月的星移斗转，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迫切需要教育的农民却成了“老师”，一大批受过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知识青年却成了受教育的对象。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也让不少知识青年陷入了困惑与迷惘。在严酷的农村现实生活中，知识青年头脑中所想象的山青水秀、柳暗花明，宛如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美景逐渐变成了梦幻，与农村中的各种冲突逐渐变成了感慨和苦难中的挣扎。虽然当时在知识青年中也有部分人顺应了潮流，而获得了光荣与欣慰，但就当时知识青年的总体而论，也许更多的是对命运的哀叹和与命运的奋争。在《流逝的岁月》一书中，张强所写的《乡第一天》、顾卓娅所写的《流逝的岁月》、张万仪所写的《我们更多的领略了生活》、刘成芬所写的《知青生活散记》、胡昌健所

写的《白水河畔的青春岁月》、许大立所写的《在春天里回望冬天》，以及邱守雄、祝新民、何莉、焦蕤荔、赵仁强、陈薇莉、杜虹、谢向全、廖泰萍、何维嘉、李花等人所写的数十篇文章，都以各自的亲身经历，真实、客观地坦露了他们当时作为知识青年的复杂心态和一代人痛苦的心灵历程。

随着岁月的流逝，知识青年在经历了“炼狱”般的洗礼之后，开始对“扎根农村”、“扎根边疆”之类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加之农民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挤”、“撵”知识青年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逐渐演变成了众多知识青年返城的骚动。在1978年10月18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时，即已有人提出“八百万人闹事谁受得了”的问题。领导者们依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认为1979年春可能出现闹事的高潮。面对当时知青返城的骚动，早在1978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就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以取代过时的上山下乡做法。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知识青年返城的道路却是极不平坦的，比之他们当年奔赴农村时所走过的道路，充满了更多的曲折与坎坷。在知识青年返城过程中，不少人所遭遇的失望、耻辱、伪善、欺骗、阴险、狡诈等社会阴暗面，给他们上了极其生动而真实的一课。在《流逝的岁月》一书中所收入的张建所写的《妈妈讲述的故事》，文宏浩所写的《我与知青弟弟二、三事》，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所写的文章中，都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地叙说了知识青年在返城的过程中，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所承受的种种痛苦。这一段历史，虽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它给一代人所打上的印迹却很难抹去。

肇端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犹如一泻而下的山洪，在经历了九曲回澜之后，终于在70年代末停止了流淌，这场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此终于画上了历史的句

号。但是，由这场社会运动所留下的历史震荡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人们对它的审省也才刚刚开始。因此，人们非常希望了解它的来龙去脉；非常希望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原因；非常希望知道为什么毛泽东的一声令下，竟会如此迅速地化为亿万人的行动；非常希望透过轰轰烈烈的历史表象，去揭开隐蔽着的复杂政治背景……。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留下的一系列历史课题，显然还有待于人们去发掘，去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重庆市渝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了这本《流逝的岁月》，以期让人们能从中能得到一些启迪。

末了，顺便多说两句，时下名人作序成风，我非名人，要为《流逝的岁月》这样一部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大历史题材的书藉写序，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好在我也曾有过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的相似经历，读着《流逝的岁月》一书中的不少文章，常常引起我的共鸣，唤起我的回忆，激起我写作的欲望，而且作为一名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流逝的岁月》一书中所包容的丰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也令我深感兴趣。正因为如此，我不揣冒昧地写就了《青春为历史作证》一文。严格地说，这其实是一篇《流逝的岁月》一书的读后感，在此权当代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作者：渝中区政协文史委主任、渝中区招商办副主任、副研究员）

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文件

川重革(88)第126号

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知识青年到农村，是促进全国青年一代成长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党对知识青年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文件

川革委(88)第234号

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提倡干部子女、知识青年、高中、大学毕业生子女，到乡下走，当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的同志应该做他们的家。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认识这个任务。

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文件

川重革(88)第200号

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提倡干部子女、知识青年、高中、大学毕业生子女，到乡下走，当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的同志应该做他们的家。

党对知识青年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

知识青年到农村，是促进全国青年一代成长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文件

川革委(88)第234号

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提倡干部子女、知识青年、高中、大学毕业生子女，到乡下走，当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的同志应该做他们的家。

到农村去



告别山城



不爱红妆爱武装





广阔天地炼红心





老父探子

科学种田



五桥大队八队科研组
一九六四年四月廿二日



虚心求教





多彩生活





昔
日
光
荣

